

鲁迅与梅兰芳除了1933年在上海共同出席过一次欢迎英国文豪萧伯纳的聚会外，并未有过什么接触与交往。20世纪50年代，在北京举办的纪念鲁迅生辰和忌辰的活动中，作为中国文联副主席的梅兰芳不仅从不讲话，而且很少出席，勉强来了，也往往是迟到和早退。一代京剧大师对鲁迅如此的态度，这又是为什么呢？

对于京剧，鲁迅小时候就不怎么喜欢。他自1902年至1922年的20年间，总共看过两回京剧，而给他留下的印象无非是“咚咚

兰芳在建国后还耿耿于怀，并在一些公开场合表现出对鲁迅的“不恭敬”。

1924年鲁迅写了《论照相之类》，认为梅兰芳饰天女，演林黛玉等，眼睛凸、嘴唇太厚，形象不美。对于京剧艺术，鲁迅最反感的就是像梅兰芳这样的“男旦”，他挖苦说：“我们中国最伟大最悠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。异性大抵相爱。太监只能使别人放心，决没有人爱他，因为他是无性了……然而也就可见，虽然最难放心但是最可贵的是男人扮女人了，因为从两性看来，

亡。他们将他从俗众中提出，罩上玻璃罩，做起紫檀架子来，教他用多数人听不懂的话。缓缓的《天女散花》，扭扭的《黛玉葬花》，先前都是他做戏的，这时却成了为他而做。凡有新编的剧本，都只为了梅兰芳，而且是士大夫心目中的梅兰芳，雅是雅了，但多数人看不懂不要看，还觉得自己不配看了……梅兰芳被鲁迅批评过于高雅的剧目，如《天女散花》、《黛玉葬花》等，因此而修改或停演。鲁迅有关京剧及梅兰芳个人的评论，表现出了不少的片面性和偏激。《略论梅

鲁迅和梅兰芳有什么过节

● 赵志峰

咣咣的敲打，红红绿绿的晃荡”，“一大班人乱打”，“两三个人互打”。到了“五四”时期，鲁迅对京剧的偏见并没有改变，甚至不承认京剧是戏，认为它只是“玩把戏”的“百衲体”，“毫无美学价值”。据郁达夫回忆：“在上海，我有一次谈到了茅盾、田汉诸君想改良京剧，他（鲁迅）根本就不赞成。再如对于人们公认的京剧表演中的象征艺术，鲁迅就很不以为然。他说，脸谱和手势，是代数，何尝是象征。除了白鼻梁表丑角，花脸表强人，执鞭表骑马，推手表开门之外，哪里还有什么说不出、做不出的意义？”如果鲁迅仅仅是否定京剧也就罢了，最要命的是他对梅兰芳苛刻的人身攻击，以至于梅

都近于异性，男人看见‘扮女人’，女人看见‘男人扮’，所以这就永远挂在照相馆的玻璃窗里，挂在国民的心中。外国没这样的完全的艺术家，所以只好任凭那些捏锤凿、调彩色、弄墨水的人跋扈。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悠久，而且最普遍的艺术也就是男人扮女人。”

1934年11月，鲁迅化名“张沛”在《中华时报·动向》上又发表了《略论梅兰芳及其他》。文章说，梅兰芳不是生，是旦，不是皇家的供奉，是俗人的宠儿，这就使士大夫敢于下手了。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，将竹枝词改为文言，将“小家碧玉”作为姨太太，但一沾他们的手，这东西就跟着他们灭

兰芳及其他》一文发表后，由于鲁迅用了笔名的缘故，当时并未引起轩然大波。更何况梅兰芳正忙于赴苏演出，进行文化交流，顾不上去打听“张沛”的真实姓名。

建国后，梅兰芳还是知道了此事。或许让梅兰芳想不通的是：像鲁迅这样伟大的人物，既然在欢迎萧伯纳的聚会上见过面，有什么话为何不能当面直说呢？写批评文章，为何又不肯署上自己的真实姓名呢？鉴于鲁迅在文坛上的“圣人”地位，梅兰芳不可能以牙还牙，于是便在鲁迅的生辰或忌辰，只能以迟到、早退或无言来表示心中对鲁迅的不满。

以国民党必须挺身而出，与大陆当局商谈，和平解决两岸一切问题。这位百岁老人朴实的言语反映出一颗炽热的爱国之心。

2005年4月26日至5月3日，中国国民党主席连战率国民党大陆访问团访问了大陆。2005年5月中旬，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

也亲自率团出访大陆。这一切使国共关系，乃至台海关系出现了令人振奋的新局面，为两岸人民共同反对“台独”，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提供了历史性契机。这与陈立夫等人当年的提案可以说不谋而合，从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陈立夫在其晚年为国共合作、

为祖国统一、为反对“台独”所做出的努力对此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。但是，这位跨越两个世纪的国民党爱国元老却无缘看见这一切，2001年2月8日晚，陈立夫带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，带着对祖国和平统一的强烈渴望在台北与世长辞。